



阿依居

杨 少 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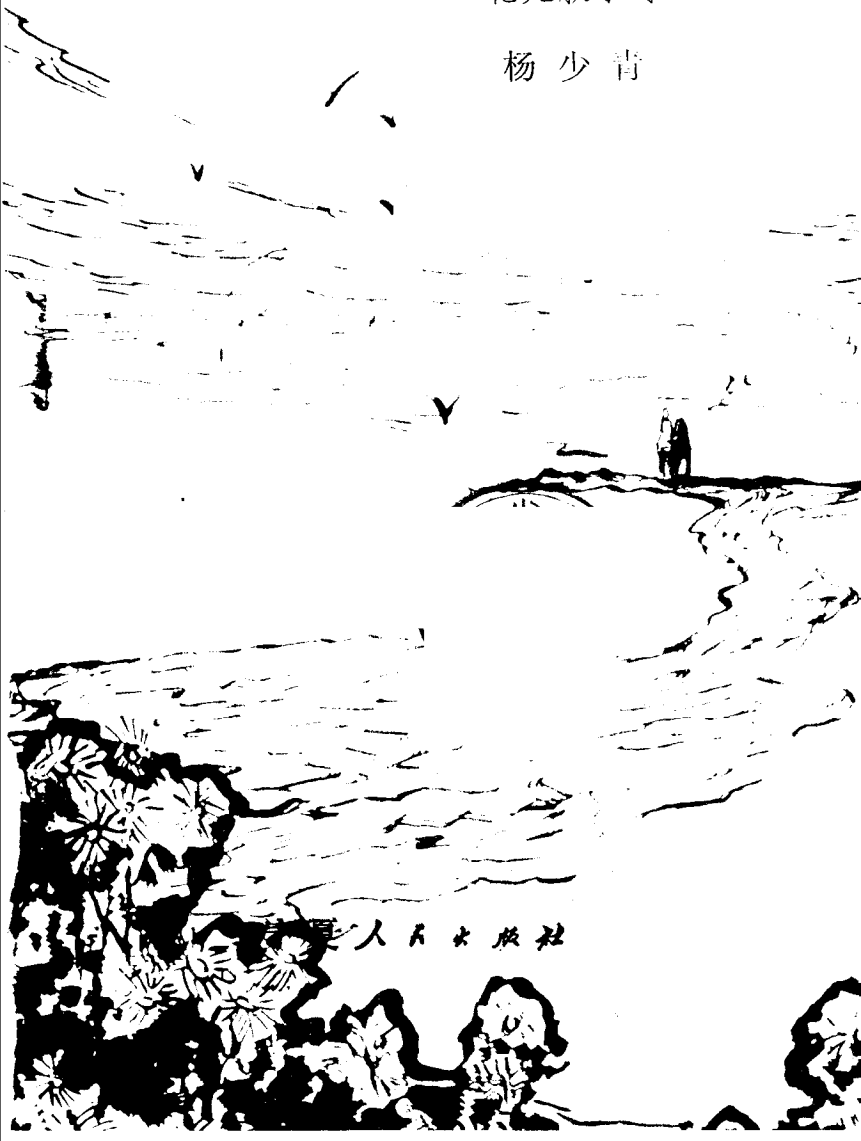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阿 依 舍

花儿叙事诗

杨 少 青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阿 依 舍

杨 少 青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银川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2 $\frac{4}{9}$ 字数：38 千 插页：5

1984年10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：1601, 4,600

统一书号：10157·207 定 价：0.26元

序

在回族文学史上，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、光彩夺目的优秀民间叙事诗。然而，与民间文学相比，回族作家创作的叙事诗则比较鲜见。解放以来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回族文学蓬勃发展，叙事诗的创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。回族诗人杨少青创作的“花儿”叙事诗《阿依舍》，就是其中的一部优秀之作。

“花儿”是流传在甘、宁、青等地区并为回族人民深深喜爱的一种民歌形式。它短小精悍，格律谨严，以抒情见长。而叙事诗，却是一种以诗的形式刻画人物、描叙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。《阿依舍》则是“花儿”与叙事诗自然而和谐的结合体。它以“花儿”为基本形式，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，在不破坏“花儿”原有风格、格律的情况下，增强了它的叙事性及表现力，成功地塑造了回族人民的典

型形象，生动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回族人民的斗争生活。

阿依舍与萨里哈是两个有着强烈反抗性格的回族青年。共同的命运和思想感情，使他俩倾心相爱。但是，恶霸地主“北山狼”却垂涎于阿依舍的美貌，想要她做偏房；阿依舍的父亲李满拉虽不忍自己心爱的女儿落入虎口，但也不愿把她嫁给穷石匠萨里哈。面对这重重阻挠和突然降临的灾难，他俩并未退缩，而是坚定地唱出：“女儿的主意女儿拿，不拿时由不得自家；任你剜心扒肝花，不死了还这个做法！”“你我的面前三道关，一道比一道艰难；宁叫他皇上的江山乱，决不叫俺俩的情断。”这岂止表达的是二人在爱情方面的坚定信念，而且也是回族人民传统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气质的激发，是宁折不弯、无所畏惧的民族性格的流露。

李满拉这个人物，也是十分典型的。在他的身上，真实地表现出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心理状态及多样的性格侧面。一方面，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，本分老实，能隐忍的时候尽量隐忍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个刚烈的汉子，具有回族人民勇于反抗、剽悍粗犷的性格特点。因而，他既对“北山狼”的蛮横行

径坚决反抗，又顽固地反对阿依舍与萨里哈的自由恋爱，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守旧的回族老人的典型心理。由于这个人物的设置，使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的开拓。它说明，压制这两位回族青年的还有传统的习惯势力，有象枷锁一样套在回族人民头上的旧的传统观念。所以，当阿依舍发出“礼教王法是埋人的坟，把女子压在一个底层；个家的终身旁人定，一辈子活人是难心”的呼喊时，我们不但看到了作品有别于其他爱情题材作品的闪光之处，而且还看到了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的新的升华。

无论是作为叙事诗，还是作为抒情诗，抒情都是它们的显著特征。《阿依舍》在运用“花儿”的基本形式叙事状物，塑造民族典型性格的同时，并没有忘记了“花儿”长于抒情的特性。作者满怀对本民族的一片赤诚，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倾注于笔下，因而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。

诗人火热的激情，集中体现在自己塑造的回族正面人物身上。当外有“北山狼”威逼，内有李满拉责罚，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的时候，作品并没有把篇幅用在惊险情节的渲染上，而是紧紧围绕着诗歌抒情性的特点，把大段篇幅用在了阿依舍与萨里哈二人内心感情的抒发上，这样就鲜明地突出了

二人藐视礼教王法，勇于反抗黑暗势力，大胆追求幸福生活的叛逆性格。在作品末尾二人殉情而死时，诗中写道：“北风卷起六月雪，化作克番^①身上裹，石崖遮体坟一座。”“天昏地暗挟雷火，青松低头唱挽歌，泪雨泛起万顷波……”这是宏大的悲剧气氛的渲染，这是诗人沸腾感情的迸发！作品通过夸张的描写与奇特的联想，造成一种撼人心灵的悲剧效果，深切地反映了诗人对追求幸福、追求理想的回族青年的无比同情；对愚昧凶残、专横暴虐的封建势力的无比愤恨！

为使“花儿”更好地叙事状物，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，抒发民族的炽热感情，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。传统“花儿”大多是一首三句或四句，至多不超过六句的“散花”。虽有个别的“整花”，如《三国》、《西游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花唱十二月》之类，但形式单调，内容陈旧，而且也不能算是回族的。《阿依舍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革新，从而在民族文学体裁的发展方面闯开了一条新路。

我们知道，“花儿”中存在着河湟与洮岷两大

① 克番——回族亡者的白布殓衣。

流派。两大流派又各有许多特点不同的调式。这些调式作为抒情性的小令自有其独到之处，但作为叙事诗来说，则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局限，假如作品囿于一种样式，便会产生单调乏味之感。于是，作者把它们统统接受过来，兼收并蓄，为我所用。这样，不仅打破了流派的局限，广泛地利用了“花儿”的各种形式，而且按照作品中内容的要求，根据它们不同的特点，恰到好处地发挥了它们的所长，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。如“花儿”的不同调式，往往反映着不同的节奏特点。一般来说，河湟“花儿”音调悠扬，节奏舒缓；洮岷“花儿”音调激昂，节奏急促。作者便根据它们的这种特点，在作品中交替使用。通过这种调式的不时替换，语言节奏缓、促相间的有规律的起伏，不但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音乐色彩，而且更好地表达了其中的思想内容。

在语言艺术上，这部作品也是很有特点的。作者努力学习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，善于从回族传统民歌中汲取有益的营养，继承并发扬了“花儿饶比兴”的良好传统，广泛运用了夸张、拟人、比喻等修辞手法，使其作品的语言形象生动，色彩绚丽，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总之，我认为《阿依舍》这部作品的创作是成功的，杨少青同志在艺术上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。当然，这部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缺的。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比较稚嫩。我们在向杨少青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，也希望文化艺术有关部门，一切热心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同志，伸出自己的双手，尽自己的努力，为回族文艺的更快发展，为回族文学新人的茁壮成长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！

杨继国

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于银川

小 歌 头

金翅儿凤凰虚空里旋，
芳心动向往着人间；
世上的春天是美少年，
意绵绵念算①着牡丹。

哎哟——

牡丹虽好到手难，
哪一个不费尽熬煎？

棒打鸳鸯雨浇莲，
合欢树怕分两半，
有情人单怕无情棍，
活生生遭罪含冤。

哎哟——

东雅②上良缘多磨难，
冰河里血泪滚翻……

① 念算——方言，即渴望。

② 东雅——即人世間。

一、尢妹是绕人^①的牡丹

开口的曲子拨响的弦，
比不上听“花儿”舒坦，
唱的是从前事一段，
未张口泪珠儿连连。

苦菜花开黄一片，
苦根儿难嚼难咽，
苦姐儿出在桃花岭，
苦泪儿把人的心淹。

桃花岭不见桃花艳，
野刺梅盖遍了穷山，
十里的深沟二十里塬，

① 绕人——逗人喜欢。

寒密密住满了穷汉。

冰峰雪崖上开俊莲，
灵芝草长在一个阴山；
桃花岭出了个阿依舍，
百花中才开的牡丹。

红牡丹绽苞骨朵儿艳，
蜜蜂儿嗡嗡打转；
阿依舍貌美盖四县，
眼馋了三川的少年。

箭杆身材瓜子儿脸，
杏核眼含一对清泉；
走在花丛里花低头，
亮声噪百灵儿羞惭。

紧身的紫袄黑坎肩，
绿盖头遮住个银盘；
出水的芙蓉展翅的雁，
安拉乎^①造化的天仙。

① 安拉乎——即真主。

雕龙绣凤巧匠揽，
抵不住阿依舍的手段；
粉枕上蝴蝶扑噜噜旋，
缎被上孔雀戏燕。

王麻子造厨摆酒宴，
吃不住阿依舍的茶饭；
五尺的长面丝一盘，
滚锅里白菊花打转。

乖爽①的鹌鹑栖廊檐，
比不上阿依舍心善；
敬老爱少惜生灵，
娇羞里含几分腼腆。

淬火的钢刀刃不卷，
阿依舍柔中有坚；
秉性倔强有主见，
脆崩崩，硬折不弯。

① 乖爽——方言，即温顺。

花盆里养下的君子兰，
独苗苗生来娇惯；
李满拉疼爱独生女，
如掌上明珠儿闪闪。

三岁上亲娘入九泉，
多亏了姑妈照看；
费心调教了十七年，
机灵者，鹿羔儿一般。

墙里头开花墙外艳，
阿依舍名扬了四县；
引来了媒婆九十九，
一个个能言善辩。

金银锭子珍珠担，
尕马儿^①驮的是绸缎；
满拉的家里八哥叫，
争抢着要扯个红线——

① 尕马儿——对马的爱称。

“丁家大户是富百万，
二少爷在城里做官。”
“王家的公子势遮天，
躲一脚，四山打颤。”

“马团长领兵镇固原，
缺一个偏房陪伴。”
“哈四爷年方五十三，
妻无常①，还想续弦。”

红嘴鸦儿乱叫唤，
讨人厌，实在心烦，
媒婆儿来回车轱辘转，
满拉家，无一日清闲。

善心的姑妈心肠软，
经不住蜜语甜言，
暗中祷告祈求主，
愿侄女，姻缘美满。

① 无常——死亡。

掣肘^①的满拉阴下脸，
回绝了媒婆的纠缠：
“婚姻自古真主命，
该配谁，听主的口唤^②！”

性强的姑娘料事远，
许终身要真心相恋；
嫁人不图钱和势，
单爱个心实的少年。

天下的老鸦墨一般，
富汉家心狠义短；
世上的泉水都亮湛，
穷汉娃心底宽展。

花草好认味难辨，
姑娘家难把郎选；
盼只盼真主把光闪，
俊少年站在眼前。

① 掣肘——方言，耿直之谓。

② 口唤——回族宗教术语，即定夺、安排、命令。

二、清湖里起浪引鱼哩

清湖里起浪引鱼哩，
红花开蜜蜂儿绕哩；
阿依舍品貌惊人哩，
哪一个俊少年配哩？

黄连的树上落阳雀，
苦命鸟吃苦果哩；
桃花岭来了萨里哈，
穷汉娃受孽障^①哩。

一戥老子二戥娘，
苦水里跌绊子哩；
十五上学成尕石匠，

① 孽障——此处为遭难的意思。